

# 临朐冯氏：不屈不媚的文艺范儿

## “冯门无拙笔”

院子里的一丛绿竹，写字台上的京剧剧本，写字台旁摊开的乐谱，小书房中书架上密密麻麻摆放的书册，初到临朐县冶源镇车家沟村冯益汉老人家中，一股书卷气便扑面而来。

“我是冯裕的第十六代孙。”6月5日下午，向记者讲起临朐冯氏的故事，今年已有70周岁的冯益汉，脸上满是自豪。

“冯裕父子五人，除惟健、惟敏外，其他三人皆为进士。”临朐冯氏世家研究者、济南大学文学院讲师张秉国说，从明代中期冯裕中举发轫，至清初延续七世，冯氏一族中，共有进士八人，举人、贡生多达十数人。

而无论怎样强调临朐冯氏曾经的繁盛，冯裕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。他不仅开启了临朐冯氏多世为官的先河，也为临朐冯氏之所以能跻身齐鲁文化世家打下了基础。

据张秉国介绍，明代中叶开始，山左(山东旧称)诗坛，形成了历下诗坛和青州诗坛两个较为明显的创作群体。其中，冯氏世家的诗坛创作，不仅成为青州诗坛的主力军，更繁荣了整个山左诗坛。

与历下诗坛较为浓厚的复古色彩不同，稍晚兴起的青州诗坛，以抒发性情为宗旨，而冯裕正是青州诗坛的开拓者。在冯裕的影响下，他的四个儿子冯惟健、冯惟重、冯惟敏和冯惟訥相继登上文坛，时称临朐“四冯”。

其后，晚明时期的冯氏后人，又涌现出冯琦、冯溥等几代名士，立志于用自己的创作挽救明末文坛颓势。

可惜的是，临朐冯氏同样难以走出盛极而衰的怪圈。家学传统后继乏人、创作中断、科举不振，加之清初的文化高压政策，都让临朐冯氏名士云集的风景不再。不过，幸运的是，临朐冯氏家族中总有用心者，小心翼翼地珍藏着祖辈留下的精神遗产，并矢志传承。

所以，当穿过时光再次触碰这一家族，仍能感觉到世代传承的文化气息。

“从小就喜欢读书、写字。”冯益汉回忆说，从9岁起，他就开始替父亲写春联。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上，他的作文也常成为老师给全班同学读的范文。

冯益汉初中毕业后先曾学医，后转而从事文艺创作。他曾在临朐县文化局创作室担任主任16年，其创作的新编历史剧《元丰行》、电视连续剧《水浒李逵》和《郑板桥》等作品，曾屡获奖项。

与冯益汉同村的冯益泽，近40年的木工人生中，也从未放弃

艺术创作。冯益泽告诉记者，他的父亲曾长期画“寿板”，也就是在逝者的棺槨上绘制图案。而他自小就在父亲身边，看父亲画画，并在废弃木料上模仿。

17岁开始，冯益泽接下了他父亲的手艺，并逐渐精进。“后来上年纪的看了我画的寿板，他们干脆就都不画了。”谈及这段经历，冯益泽笑着说。此后，他不再甘心于只在寿板上作画，开始学习人物画、花鸟画。

冯益泽在学习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“我画鸡、鱼这类题材还可以，画人物就有点困难。”他自己评价说。

冯益汉、冯益泽等世家子孙对文化的热爱，也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族人。冯益汉说，他的老伴也曾跟冯益泽学过画梅花。“大家看他画得好，就会不自觉地想跟着学。”如今，冯益汉也乐得见到村里的孩子到他家中讨要毛笔，他还把自己小外甥女儿的画挂在客厅门口。“这已经是冯氏后人骨子里的东西了，是一种基因。”冯益汉说。

“冯门无拙笔。”冯益泽说，这个当地对冯氏世家的评价，让他颇感骄傲。

## 不搞形象工程

同样让冯氏后人以祖为荣的，还有冯裕等先辈为官时留下的美名。

尽管在历史上，对待理学的评价褒贬不一，但作为家学投射在临朐冯氏的为官之道上，却很值得当下的官员群体回味。张秉国认为，冯氏世家秉承的理学传统，养成了他们特有的实践精神。

明正德三年(1508)，冯裕中进士三甲151名，初任华亭县令，开始走上仕途。当时，明朝官吏中流行的风气是，凡做事必进行大张旗鼓地宣扬，甚至攀比谁的政令更为严格，以引起上司的注意。

而冯裕则反其道而行之，每当有所作为，必先考察是否能给群众带来便利。他在任华亭县令时，当地因发生涝灾，让田地多处于地势低洼地段的贫民小户受损极大。基于此，冯裕遂令田地处于上游的富户，代缴十分之一的赋税，以减轻贫困户农户的负担。该措施广受华亭百姓的欢迎，在冯裕离任华亭五十余年后，他也被华亭县列入“名宦祠”供百姓纪念。

在冯裕任晋州知州之时，当地滹沱河河道已从原先的城北改到城南，城北的良田因而成为瘠土，而城南的旱田则变成了良田。

由于当朝制度的低效和僵化，往往造成政策和实际脱节，

所以晋州虽河道已改，但是相应的税收却一仍其旧，种植城北土地的农民不堪重负，遭赋越来越严重，城北土地更因此逐渐荒芜。而冯裕的几位前任却全然没想到要改变南北赋税的不合理状况。

冯裕履任后，根据已然改变的实际状况，增加了城南田地的赋额，又相应减少了城北田地的赋额。这让流民看到了希望，并相继归乡。

仕途30年，冯裕辗转各地任职地方官员，而其追求实绩、不务虚名的作风，让他在当时众多因循成法、严苛声张的官员中，显得尤为珍贵。

“这种不搞形象工程的做法，赢得了后人尊敬。”张秉国介绍，“当时，环海内宦游者率多喑喑，乐软媚以相比周，公顾独介介整整”，出身华亭县，曾在明穆宗朝任太仆少卿的沈恺，在《闾山冯公名宦祠记》中这样称赞冯裕。

冯裕的为官风格，被他的曾孙冯琦继承。冯琦是临朐冯氏家族中为官级别最高的一位，曾任礼部尚书一职。因其长期官居显位，于是留下不少向皇帝进言的奏章。而这些奏章，也成为冯琦作品中带有深刻政治见解和思想内涵的组成部分。

冯琦在奏章中请求端士习，肃官常，罢矿税，而这些均切中当朝积病要害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冯琦不仅直指时弊，更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。而他所留下的这些文字，也清晰描绘出他济世务实的作风和形象。“公于学无所不窥，而以实用为主。”明代著名文人公鼐评价冯琦说。

时至今日，临朐冯氏的这一传统，仍能在冯氏后人的思想中寻得踪迹。

“不为良相，宁为良医。”虽然这并不是临朐冯氏所独创，却也被该世家精神所吸取。冯益汉说，自己少年时就读于益都卫校，就是父辈们受这一思想的影响，鼓励他去学医的。“冯惟敏的后辈中，就有几人是从医的。”冯益汉在整理冯氏资料时发现。

尽管在如今的临朐冯氏后人中，能做到像冯裕、冯琦这样级别的官员少之又少，但冯益汉说，像他一样选择传承冯氏精神的子孙，也一定会对自己的后辈讲述先人为官的故事。“好好想想先祖们的命运，如果有一天你做官了，也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”冯益汉曾对自己的儿子说。

## 不惧权贵

### 至今敢写讽刺诗

能让临朐冯氏家族官员们留名青史的，除了务实以外，还有冯氏官员的傲然独立、不惧权贵。而这一姿态，也让冯氏世家的子孙跨越了时间的隔阂，有了近乎相同的遭遇。

冯裕仕途的起点华亭县，属松江地区这一富庶之地。然而，这个地区也不乏豪门与狡猾投机之人，普通官员在此任职，一般难以放开手脚。

张文冕便是这类狡猾投机之人中的一员。他本是松江地区的一个市井无赖，在宦官刘瑾专权之时，依附于刘瑾门下，一时飞黄腾达。

就在冯裕走马上任之前，张文冕就曾向他请托，希望冯裕能在上任后给他更多的便利。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冯裕上任后却刚正不阿，丝毫不理会他的无理要求。于是，张文冕欲借刘瑾的势力，对冯裕惩之而后快。

但历史没给张文冕继续作恶的机会，正德五年(1510年)八

月，刘瑾被凌迟处死，张文冕伏诛，冯裕得以逃过一劫。

冯裕的这一性格，此后陆续得罪了一些当地官员。加之冯裕在华亭县涝灾过后，让富户为贫苦百姓代缴十分之一的赋税政策，又得罪了这部分富户。于是，两股势力联合起来诬告冯裕私加赋税、贪污腐败，冯裕也因此被巡抚张凤逮捕入狱。

事情发生后，华亭百姓为冯裕奔走喊冤，联名上保。后经查明，冯裕贪污之名不实，真相大白于天下。

后来在南京任户部员外郎期间，冯裕得罪了想从户部牟利的太监，再后来任贵州按察副使，又遭人弹劾，最终解官归乡。

如果说冯裕在华亭的所为，仅仅是因为初入仕途不懂得圆滑变通，那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既得利益者，就足以看出冯裕的刚直与勇气。

在这一方面，冯裕对后人影响极大。他的刚直秉性，也被子孙后代完全继承下来。冯裕的儿子、散曲家冯惟敏，隐居未仕时曾作曲讽刺段顾言，时值段顾言巡按山东，他就被捕至省城，后来任涑水县令时，又因开罪豪强而被罢。

冯裕第四子冯惟訥一生为官也屡忤权贵，在以江西布政使入觐后，他本有机会入阁，但因触忤高拱而被罢。后人冯琦虽官至礼部尚书，却也屡触中贵，有时甚至触犯“龙颜”。再至清代子孙冯溥，更是敢于触犯当时的辅政大臣鳌拜。

6月6日上午，走在冯惟敏故居冶源镇老龙湾景区内，言及冯氏官员的这些故事，冯益汉极为感慨。仍存于该景区内的一处建筑，曾作为冶源公社的文化馆使用。作为当时的工作人员，冯益汉也曾在此度过一段排戏、创作的时光。

由此，冯益汉的人生与先人冯惟敏也有了跨越历史的交集。而重合在一起的，不光是这个地点，更是因著文讽刺当政者而遭受不公的经历。

据冯益汉回忆，改革开放之初，他在广播中听到中纪委1979年4号通报说，有的农村干部借公款大吃大喝，某生产队借邻队拖拉机耕地，招待拖拉机手吃饭。饭局上，队长、副队长、会计、保管都来作陪，不仅五个人都喝醉了，他们的呕吐物还把人弄脏了，狗也醉倒了。群众讽刺他们说：“五个人喝酒，醉了六个。”

听到这个通报，冯益汉如获至宝，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写作素材，就连夜起身写下了讽刺诗《醉》。

1980年，这首讽刺诗得以见报。而当地基层官员看到刊发的诗后极为不悦，扣掉了他在村中的工分。此后几年，冯益汉一直围绕该讽刺诗与部分基层官员争辩，经临朐县官员居间调和，才最终给他的这次文学创作正名。

“比起冯惟敏等先祖入狱的遭遇，我这段经历也算不上什么。”冯益汉说，但他也因此更为坚定地认为，作为文人就应该保持中立的立场，勇于以自己的方式揭露发生在身边的丑恶现实。

自愿或者不自愿的，临朐冯氏后裔仍会受到源自祖先的精神滋养，但不管以何种身份、何种方式，临朐冯氏的后人在当今社会中也都有了自己新的生活。

冯益汉走到老龙湾景区内曾经的文化馆前，拍着一棵树干已经中空的柳树说，这是他在其工作时种下的，至今已经有将近40年树龄。当然，系着冯益汉青年记忆的老柳树，还在长着新的枝桠。



山东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联合报道

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

进士八人，举人、贡生多达十数人，更有三人的作品被采入《四库全书》，明清时期的临朐冯氏，在齐鲁文化世家中的地位，不可谓不显赫。

自冯裕引领的临朐冯氏崛起至今，时间已走过500余年，其后裔也已延续至20余代。而当穿过时光再次触碰这一家族，虽然高官名士云集的情景已逝，却仍能感觉到世代传承的文化气息和精神品格。

“希宠者负君，媚人者负己，谋身者负人。”冯裕留下的只言片语，至今仍被后人铭记，而隐藏在言语背后的不屈、不媚的家风，正成为冯氏后人世代坚守的精神财富。

▼冯氏族人冯惟敏雕像立于临朐老龙湾景区内。(资料片)

